



淮水边 LOCAL

徜徉在南门小街

□万 平

南门小街不长,缓缓步行从头至尾也就三五分钟。它斜搭在如今的人民南路与解放路之间,像极了农村田间阡陌近路的人踩出的便道。

说它是便道,还真是一不小心揭示出它的实质,那就是一个“便”字。

在都市的楼群越长越高、店铺越来越豪华的年代,这条小街依旧以它近似原始的面貌横亘在那里,依旧充满着勃勃的活力,靠的就是这个“便”字。我们见多了一些“无土栽培”的市场,设施豪华,店铺光鲜,但开业的鞭炮声刚刚落寂,就门可罗雀,继而关门上锁,陷入了“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尴尬境地,往往就是违背了“便”字,违背了市场规律!

谈到“便”字,它不仅仅只有“方便”的意思,还有“便宜”的含义。骑着自行车或电动车,来到南门小街,一只脚踏在地上,一只脚踏在车上,买一捆白菜,拿几块烧饼,抑或剥半只盐水鸭,都是分分钟的事,比起豪华店铺里的消费要少花费几儿八毛,甚至三五元。省时省钱,不是什么坏习惯,是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也是过好日子的智慧。

南门小街,一条俗世烟火的小街,一条温情的小街,我喜欢在这里徜徉!

徜徉在这条小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总会想起创造过“联袂成云”“挥汗如雨”以及“摩肩接踵”这些大众熟知成语的古代齐国都市——临淄。徜徉在这条小街上,你会思考起春秋时期的齐国临淄为什么能那么繁华、宏大的问题,据说临淄当时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也是妥妥的大都市,还不是因为当时齐

国的管仲等管理者们实行灵活的政策,老百姓在这里生活得好,这里也就渐渐繁荣起来了。在南门小街,我也注意到,那些做小生意的,并不都是南门小街的原住民,他们是来自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人。

徜徉在这条小街上,你还会产生挖掘这条小街背后历史故事的冲动。这条小街最早在老城外面,多是那些靠出卖服务出卖劳力的老百姓的谋生宝地。往往就是这些善良淳朴的老百姓,真真切切演绎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在我的社会关系圈里,就有一段南门小街见证的传奇: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结拜干亲,自清朝末年一直延续至今。有了这样的故事,你会不会更加觉得这条小街的人情味,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强大的生命力?

徜徉在南门小街,你会觉得,街虽然小,但走出的名人不少。虽然南门小街曾经居住的多是“走卒贩夫引车卖浆”之流,但有了这么长的时间积淀和安定的生活环境,便顺理成章地孕育出一些名人。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有军人、有文人墨客、有工商界人士。有这样的支撑,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便成为各个行业的俊杰。他们虽然有的走出了南门小街,但他们的根与魂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南门小街,这是清江浦老城改造后硕果仅存的小街,更是一条至今尚有活态的小街。据说,早就有“热心市民”提议把这条小街以老城改造的名义抹去,然后盖高楼大厦。在他们的眼里,这条街破旧,有碍观瞻。这条原生态的小街见证了清江浦的历史,记录了清江浦的故事,真希望这条小街像老人一样被善待!



同乐轩 SHARE

秋天与桂花的爱恋

□橙 子

我总是期待的,期待桂花的开。这期待隐秘地藏在心里,一年又一年。而桂花也没有负我,那一场又一场铺天盖地的事从来没有失约过。

早在八月初,在我走进小区的北门时,总是要抬头仰望的。那几棵桂树像一把把大伞撑在我的头顶,枝叶的深处会不会有早开的花朵呢?

少年时,也是个有情趣的人。从开着的桂花树下经过,悄悄地捋一把下来,放进衣服口袋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有香气的女子了;再者,劈下一根上面缀满小黄花的花枝,偷偷藏在衣襟里带回家,插在一个玻璃花瓶里,那香便游荡在房间里,像一首曲子的余音,久久不散;又或者,捡拾一把掉落在地上的桂花花瓣,夹在我爱的某一本书中。这页夹几瓣,那页夹几瓣,这香,便留在了书里,与文字缠绵在一起,那书中的人便也沾染了香气。某一年的某日翻开,那香,淡淡的,幽幽的,如旧日春困女子的叹息,悠悠长长,连接着绵远的光阴。

那一簇簇淡黄小花的香总是让我迷恋得不行,那副嘴脸就像是贪杯的人迷恋酒的香醇,总想着拥有更多。让那花朵,让那香气长长久久地属于我一个人。

为了这个愿望,我移植了一棵桂树在我阳台的花盆里。第一年,竟也开了花,虽然只有枝丫里的一小撮,还是欢喜得很。那香,在一个清晨,轻轻袅袅的,如一缕烟飘进我的房间。只嗅一口,便醉了,觉得这香是真正切切地属于我了,心里是踏踏实实的喜欢和满足。可这花,只开了一季。第二年,不见长新叶,花更是没有半朵。用手去戳它,叶子竟然一片一片地往下掉,一副将死的模样。我的花盆还是供养不了它。

然而心里还是不甘的。后来,在网上看到可以水培的桂花,长在一个广口的玻璃瓶中,枝叶繁茂,花开得密密的,模样妖娆,很是诱人。那香,穿透屏幕漫进我的眼里,心里,怎不令人心动呢?动动手指头,一棵水培桂花便从遥远的城市一路风尘来到我的家里。洗好花瓶,装好水,将这棵穿越了无数车流、人海的桂树插了进去。一起插进去的还有我千年不变的痴爱。

时光不负,花期可待!

可是,美好并没有如期而至。女儿国庆假期归来,问我,看到你在网上买水培桂花的,怎么没有见到呢?我讷讷地回答,没了。是的,没了。那花瓶静静地站在房间的一角,寂寞又颓丧,而那株被

我期待过一场花事的桂树,连一片叶子也不剩了。我没有想到,它走得那样急,只几天的时间,就掉光了叶子,枯了枝丫。是要去赴下一场约会吗?这走得猝不及防的桂树,像极了少年时的一场爱情,留不住的人,连离开都是悄无声息的。那样决绝!那样不屑!狼狈的是那还痴痴等在原地的人。

自己种植桂树的心终死,但是赏花的期待一直都在。既然不能独有,就远远地欣赏吧!人生哪能事事随心愿,该放下的总得放下,苦了心,伤了神,别人的依然是别人的。

看到雪小禅写“放眼山翠,风动桂花香。”那意境真是美。其实,风不动,桂花也是香的。那香,本就是它,一闻便知。那香,是一棵树的魂。风,只是它的载体。

雪小禅的《惜君如常》,我在晚间拿来读。有时坐在桌边,边督促女儿做作业,边翻着书页看她的文字;有时倚坐在床头,一边看,一边感叹是什么样的女子写出这样空灵飘逸的文字!她在文章里交友、品茶、听琴、看戏……日常的生活在她的文字里活色生香,如仙如梦。她说:在每个少年的梦中,总有人是一场春风,吹得你迷离。这样的文字,如手指的指尖,划过心脏的位置,唤醒一个叫“往事”的家伙,戳得人泪落。

那日,在去图书馆之前就已经想好,要借她的书来看。她的书在我的搜索里有的呈“借出”状态,有的呈“续借”状态,只剩了这一本,在书间,走向它要穿过长长的书的走廊。脚步声是轻的,生怕惊扰了这一方安静,更怕惊扰了这安静地待在文字中或陌生或熟悉的灵魂。

那本书待在书架的上层,是我站上梯凳,勉强够着的高度。这样甚好!这是我与它的缘分,哪怕它待在高层。如同人生命定的缘分,该遇见的总是能遇见。那一日,抬头仰望间,那一簇簇的黄在头顶的枝叶间盛开。一场期待,如期而至!是远来的风吹开的吗?那么多,那么密,那么突然地都来了。这是小城的八月,是桂花的月份。那香满天地,却不很浓烈,有时甚至是隐约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鼻尖,香恬淡,抬眼望,又不知来自哪棵树。

那晚,走在河下古镇的灯光水影里,手里提着老旧店铺里买来的桂花糕,是一家家店铺逛着寻来的。白色的糯米糕上,洒着桂花的黄色花瓣,未曾开吃,已觉得暗香浮动。

那晚的夜色里,有流年的光影,有桂花的幽香。这是秋天与桂花的爱恋吗?



岳书坊 BOOK

庭阶芝兰 琢灼其华

——评邹凡凡新作《兰园》

□姚苏平

邹凡凡自少女读书时代在《少年文艺》等多家少儿刊物里小试身手,到攻读法国索邦大学博士,再到在巴黎博物馆联盟艺术工作坊做指导教师的人生轨迹中,陆续推出“奇城笔记”系列、“写给孩子的名人传”系列、“秘密之旅”系列等好评如潮的童书。她给大小读者留下了学识渊博、思维缜密、文采飞扬、视野开阔、活力充沛的深刻印象。她的作品博古通今却不学究,奇思妙想却不刻意,生动诙谐却不做作,有着一股从容自若的大家之气。这不禁让喜爱她的读者想一探究竟:这举重若轻的笔花妙笔,究竟诞生于怎样的人生过往里?

恰逢其时,《兰园》问世了。书中主人公苏潜是一名“兰园外国语学校”的初三女生,生于“世代书香”家庭,她童年时所居住的“卢府巷”的旧年掌故,小学一年级迁居至“悬铃街”的邻里世界,以及“北京东路”上的雪松、樱花和梧桐等,都封印着邹凡凡的成长刻痕。《兰园》这部作品既咏叹了世纪之交金陵古城的毓秀和苍茫,也展现了时代骄子“开眼看世界”的谨慎与赤诚。它是悬居海外的邹凡凡向少年光阴、故乡南京、成长友伴的一次深情回眸,一场悲欣告白。我们可以循着小女孩苏潜的“兰园”故事追寻到儿童文学作家邹凡凡的青春。

巴赫金认为“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情节意义”,也就是说,主人公的性格具有塑造角色、推动情节的力量。那么《兰园》的主人公苏潜是个怎样的人呢?“单从外表看,苏潜的长相挺有欺骗性的:一双大眼睛乌黑发亮,梳着个马尾辫,露出光溜溜的额头,小小的一张脸肉嘟嘟的。每逢冬天,她不仅手脚会长冻疮,连脸上也逃不过,跟个烂苹果似的,脸也就看上去更肉了——总之看上去一副机灵样,像故事里的捣蛋鬼。”但是她的性格却是谦和温顺的,活脱脱的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的乖乖女。开篇这段徐徐的铺垫,会让此后不断“出格”的乖乖女,闪现出别样的光彩。她会为陪着玩乐外队、拍纪录片的何小满一起想尽办法赚外快,只为了能够凑足买摄像机的钱;她可以和来自英国的外教托马斯等人一点一点地挖掘着“卢府巷”等南京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希望通过“田野笔记”的方式记录下这座古城的盛衰更替。可以说,苏潜开眼看世界的成长历程,也是南京古城逐渐打开城门、亮出文化名片的过程,更是像苏潜、何小满这样的南京少年为这座城市加持活

力、希望和担当的新里程。

苏潜的人物形象意义不止于世纪之交的名校优等生,更指向了当下中国教育考评体制中“女生”的表现和趋势。百年中国的女性身份意识与自我认同,在《兰园》的诸多女性中可见端倪。即便是世代书香的苏潜家族,家境优渥、开明的奶奶仍遭遇了童年绑小脚的痛苦;恋爱、婚育,让她放弃了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的机会,也放弃了继续教书的工作。尽管大爷爷和爷爷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身为美国知名生物学家的大爷爷并不认为自己的五个女儿能让苏家“后继有人”,认定苏潜爸爸才是苏家传人。苏潜的父母多少因为生了女孩而感到遗憾,这让成绩平平的包子一家在苏潜父母面前强行撑起了优越感。更有深意的是,作为南京最著名的重点中学“兰外”,老师中也不乏认为女生不够聪明,成绩主要依靠苦学得来,一旦进入高中,就会落后的人。当然,这种潜在的论调,总是被这群浑然自若的女孩们轻轻戳破。何小满执导的童话剧《美女与野兽》成为“兰外”初中部唯一的一等奖;程乐最终战胜男生物学霸蔡翔,拿到了学科竞赛的一等奖;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当带着市侩气的蔡翔一次次挑衅苏潜后,这个“乖乖女”居然抡起书包扫了他,并在蔡翔道歉后表示了自己的“不原谅”。对蔡翔等以成绩论优劣的一众男性,女孩子们从来没有失掉尊严和自信。这是苏潜们的父母辈、祖父母辈所不曾有的女性自我认同的整体性勃勃生机。

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中认为存在两种成长小说,一种“成长的是人,而不是世界本身”,另一种“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再是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兰园》讲述了有关南京百年的代代芳华、各领风骚;也让那些闯进南京城的“外地人”:诸如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毕业生托马斯、日本学校的交流生,以及来自安徽农村的青青等以不同的方式领略了这座城市深沉和包容;更让旅居海外近20年的邹凡凡在校园、街巷、藏书楼、碑亭、故人的捡拾中,拼贴出世纪之交、即将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南京图景。正如书中所言,“兰园”没有兰花,唯有以内在修养与公共担当所浇灌的玉树芝兰,不拘于南京的旧时庭阶,反倒绽放在天涯四海,时时辉映着南京气度与少年神采。

重阳后菊花二首其一

范成大

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照照泥沙。
世情儿女无高韵,只看重阳一日花。



秋菊有佳色

□卫俊良



有所思 INTIMATE

老父住院

□戚海军

父亲是在体检中心查出前列腺部分指标超高的。我不放心,带他复检,医生嘱咐我一个月后再查,如果还高,就得重视了。一个月后,复检的指标依然高,我心里慌了。带着父亲做B超、做CT,做核磁共振,就是查不出来。最后,医生用穿刺的方法选了六个点,五个点没有问题,一个点发现了病灶。我与医生反复研究,决定给父亲动手术,但父亲对手术一万个抵触。此前,他从没生过病,连药丸都没吃过。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硬朗着呢!而且体检到现在,他没感觉到自己身体和过去有什么差异。

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也坚决反对做手术,他在我父亲手术前夕还说:“70多岁了,不是小伙子了,不活动的病灶,不动刀也可以啊!”他的话让我父亲有过动摇。但我总觉得病在身上是一颗炸弹,以不容商量的态度;必须手术,而且要快!还要求医院联系省人医最好的专家来医院进行手术。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心里很乱,但我必须坚强。我知道我那一刻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官,面对着艰难,既要快刀斩乱麻地把老父带进医院、带上手术床,又要保证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无误。这是一个如履薄冰的过程。

最不喜欢医院手术前的签字。我骨子里反感医院的这一套,总认为他们是在推卸责任。医生把我喊到办公室,告诉我,手术有很高的风险。他拿出手术同意书让我签

字,纸面上“有可能大出血”“有可能死亡”的字眼让我心惊肉跳,但我必须签字。不签,他们不手术。签了,意味着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承担。签字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已经没有筹码也无路可退的“赌徒”。

签完字,我来到了病房,看着术前躺在病床上静默着的父亲和坐在床边的母亲,心里突然悲凉莫名。过去,每遇大事都是我商量定夺,可是此时我又能找谁商量呢?我知道,父亲的安静是假象。他的内心一定是波澜起伏。那一刻,我忽然知道了,父亲也会老,坚强的他原来如此脆弱。我望着他,强忍住眼泪。在心里说:“我一定要把你好好地带回家。”

父亲是下午动的手术。手术后,医生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护士把他用小推车推出手术室。我和弟弟连忙跑过去,接过推车,将他推进病房。术后的他很虚弱,我和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像安慰孩子一样轻轻地抱抱他。

以为手术结束了,就大功告成了。谁想到麻烦成群结队而来。父亲是前列腺手术,手术后,控制不了小便,身上得挂着尿管。我问医生,医生淡淡地说:“一辈子挂着尿管的也不是没有的。”唉,看来,我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但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父亲凭着他的意志,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尿管困境”,康复到“比术前还好”的地步。给他体检,一个“箭头”没有。望着父亲的体检单,我的心顿时感到暖暖的。